

源自《圣经》的语言和文化

廖 剑

(湖南税务高等专科学校;湖南 长沙,414000)

《圣经》是西方文明史上的伟大巨著。它大致分为《旧约全书》和《新约全书》，共 66 卷。在这浩瀚恢宏的篇幅中，一部宗教的史诗一直从太初写到罗马传教。其中的故事、格言、典故、传说等构成了“圣经文学”，对西方语言文化尤其是文学的发展具有深远的影响。我们生活中有许许多多的习语、谚语和文学作品都源自《圣经》，现在我们通过几个实例来探寻《圣经》对现代语言和文化所带来的影响。

一 源自《圣经》的习语

范克(Funk)在《词源》一书中说：“词汇常常隐藏着传奇故事，它往往把我们引入神话和历史，使我们了解伟大的人物和重要事件”。的确如此，英语中许许多多的习语就是源自《圣经》。《圣经》中所塑造的人物形象个性鲜明，往往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。久而久之，人们就用这些文学形象来代表生活中的某一类型的人。我们来看几个具体的例子：

1. Wise as Solomon 像所罗门一样的智慧过人。据《旧约·列王记上》(Old Testament, Kings)第 4 章记载：大卫王死后，所罗门即位，在梦中上帝耶和华(Jehovah)问他需要什么，所罗门别无它求，只请求上帝赐给他智慧，以管理好这个国家，上帝见他不求福寿、不求灭敌仇，只求智慧，非常高兴，就让他成了天下最有智慧的人。所罗门因此思想精深，学识广博，他的智慧威名远扬，四海之内无人不知无人不晓，所罗门也用他的智慧做了许多善事。所罗门虽然是《圣经》(the Bible)里面的人物，但全世界的人几乎都知道他，他的许多故事在世界各地广为传颂，不难想象，人们为什么用 Solomon 来形容有智慧的人，而 Wise as Solomon 也深入人心。

2. Greedy as Ahab 像亚哈一样的贪婪。据《旧约·列王记上》第 21 章记载：以色列王亚哈(Ahab)的王宫附近有一

座葡萄园，是耶斯列人拿伯(Naboth)的产业，葡萄园连年丰收，贪心的亚哈对这座葡萄园垂涎已久，想据为己有，但遭到拿伯的拒绝，亚哈为此十分恼火，茶饭不思。亚哈之妻耶洗别(Jezebel)密谋诬陷拿伯，用石头打死拿伯，强占葡萄园。后人就用 Greedy as Ahab 来形容“极度贪得无厌”、“不择手段地侵吞他人财富”的人。这样的人，在生活中也有不少，一般的人贪婪之心稍逊于亚哈，有的则毫不逊色，而且技高一筹。

3. Devout as Abraham 像亚伯拉罕一样地虔诚。据《圣经》记载：亚伯拉罕(Abraham)是犹太人的始祖，上帝耶和华的第一个信徒。他对上帝无比虔诚，无条件地听从上帝的呼唤，他携家走遍迦南各地，每到一处都筑起祭坛，向上帝献祭。上帝想试试他的虔诚，就让他把独子杀了献祭，亚伯拉罕就毫不犹豫地要杀儿子，表现出极端的信奉和虔诚，当然上帝派天使阻止了他。在英语中，人们就用 Devout as Abraham 来形容某人非常虔诚，绝对地信仰。

4. Eloquent as Aaron 像亚伦一样地能言善辩。据《旧约·出埃及记》(Old Testament, Exodus)记载：耶和华派以色列的领导者摩西(Moses)回埃及拯救百姓，摩西因自己拙嘴笨舌，不愿前往，耶和华说：“不是有你哥哥亚伦(Aaron)吗？他能言善辩，……他要替你对百姓说话，你要把他当作口，他要把你当作神。”后来就用 Aaron 喻指“能说会道，善于狡辩的非凡口才”，Eloquent as Aaron 指某人拥有像亚伦一样的口才。

这样的习语还有很多，在此不一一列举了。

二 源自《圣经》的谚语

正如中国的佛教和道教给中国文化留下了如“八仙过海，各显神通”、“跑了和尚跑不了庙”、“泥菩萨过江，自身难保”这样的一些谚语一样，《圣经》中有许许多多的典故



被当作谚语流传至今。如“Bear one's Cross”(背起十字架,忍受痛苦)、“The Day of Judgement”(末日审判)、“Forbidden Fruit is Sweetest”(禁果分外甜)、“Too Much Curiosity Lost Paradise”(过于好奇足以失去乐园)、“No coming to heaven with eyes”(眼泪水难进天国)、“No cross no crown”(无苦即无乐)。

三 源自《圣经》的文学作品

14—16 世纪这一时期出现的英国著名戏剧大师莎士比亚在其作品中常引用《圣经》中的一些典故。据统计,他在每出戏中平均引用《圣经》14 次之多。这里就我们大家熟悉的《威尼斯商人》举一例。在《威尼斯商人》(The Merchant of Venice)最后一场,罗兰佐感谢鲍西亚和尼莉莎:“两位好夫人,你们象是散播吗哪的天使,救济着饥饿的人们”。“吗哪”(manna)的典故出自《旧约·出埃及记》(Exodus)第 16 章。一天早晨在以色列人的营地四周的地面上出现露水,露水上升之后,野地上留下了有如白霜的小圆物。以色列人看见后,不知此为何物,摩西就告诉他们说:“这是主给你们吃的食物,叫吗哪”。

17 世纪英国革命的成功,开始了欧洲近代资本主义的新时代。这一资产阶级革命是在基督教的外衣下进行的,史称“清教革命”。在文学发展上,“清教革命”在英国产生了著名作家弥尔顿(John Milton)和班杨(John Bunyan)。他们的主要作品都与《圣经》有关。

弥尔顿的代表作是《失乐园》(Paradise Lost)、《复乐园》(Paradise Regained)和《力士参孙》(Samson Agonistes)这三部诗体巨著。《失乐园》取自《旧约·创世记》(Genesis)1—3 章人类始祖受魔鬼撒旦(Satan)引诱犯罪而被逐出乐园的故事。他以此篇长诗来说明人类不幸的根源,认为人由于意志薄弱,经不起引诱而感情冲动,违禁犯罪,丧失了乐园。而弥尔顿笔下的《失乐园》远超出《创世记》中 1—3 章的内容。他对原有的素材加工改造,并且增添了新内容。弥尔顿用这首史诗歌颂了资产阶级革命者反抗封建专制的斗争。在弥尔顿的笔下撒旦不再是基督教所认为的魔鬼,而是反抗精神的化身。上帝也不再是造物主而是封建暴君的象征。

班杨的作品则体现为清教徒的另一典型。他的小说《天路历程》(The Pilgrim's Progress)分为两步,前部叙述了一个背着沉重包袱的“基督徒”为追求天国的光明而抛家弃妻,历尽艰辛,冲破重重困难,最后终于到达天国之门的故事;后部则描述了这个基督徒之妻“女基督徒”尾随丈夫,寻找天国的故事。这部讽喻小说的主旨紧紧围绕着《新约·

马太福音》第 7 章 13—14 节所宣讲的走“窄门”属灵之人才能获得永生,到达天国的道理。

在 18—19 世纪,英国浪漫主义文学发展中,无论是积极浪漫主义还是消极浪漫主义作家,在其创作过程中,都大量选用了《圣经》的内容。英国积极浪漫主义诗人拜伦(George Gordon Byron)、雪莱(Percy Bysshe Shelley)和济慈(John Keats)的许多作品都与《圣经》相连。

拜伦的宗教剧《该隐》直接以《圣经》故事为题材,《旧约·创世记》(Genesis)第 4 章中有这样的记载:亚当和夏娃因偷吃禁果被逐出伊甸园后,生有两个儿子,长子名该隐,次之名亚伯。该隐种田,亚伯牧羊。该隐用农产品给上帝献祭,亚伯献给上帝牛羊。上帝喜欢亚伯的供物而拒绝了该隐的供物。兄弟二人发生争执,该隐失手杀死亚伯。拜伦使用了这个故事的基本内容,却赋予它新的涵义。在拜伦笔下,该隐不是一个心胸狭隘的忌妒的小人,而是一个善于思考不甘作奴隶的叛逆者。后来,基督教宣称,人类始祖偷吃禁果,违背了上帝的旨意,犯下了“弥天大罪”,这“罪”遗传给子孙后代,称为“原罪”(The Original Sin)。人一生下来,在上帝面前就是“罪人”。对此拜伦通过该隐之口,大声疾呼:“在国内我又干了什么?——我还没有出生。”

《圣经》中的该隐是心胸狭隘、心情忌妒、骨肉相残的典型,但在拜伦笔下,该隐却成了反抗精神专制、争取自由解放的叛逆者,完全改变了该隐的形象。

拜伦还用《旧约·士师记》第 11 章 29—40 节中耶弗他(Jephthah)和他女儿的故事创作了优美的诗歌《耶弗他和他的女儿》。

《旧约·路得记》(Ruth)的影子也闪现在济慈的著名抒情诗《夜莺记》(Ode to a Nightingale)中,诗中有这样的句子:“当路得含泪站在异国的麦田中,苦思家乡的时候,从她愁苦的心中掠过的,恐怕就是这同一歌曲吧。”

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的英国批评现实主义作家哈代(Thomas Hardy)的《卡斯特桥市长》(The Mayor of Casterbridge)就是以《旧约撒母耳记上》(I Samuel)中保罗和大卫的故事为依据。市长身上反映了保罗的性格特点,而在苏格兰青年的身上则又体现了一个大卫。

《圣经》作为西方文化的奠基石,不仅对英国文学有巨大的影响,而且与欧美其他国家的文学也有不解之缘。每当我们打开欧美文学史册,欣赏其文学珍藏,我们都会在这浩如烟海的文学著作中感受到《圣经》的深远影响。

(责任编辑:唐昌福)